

故乡的冬天

■尚宏厅



往日歌

我的多『采』童年

■王茂卿

早餐刚刚上桌，负责白天帮我带外孙的阿姨推门而入，手里提着一只方便袋，进门便说：“最近大家都有点儿上火，昨晚下班后，我去采了黄花苗（学名蒲公英），第一次采，也不知是不是它……”

所谓阿姨，其实只比我女儿大五岁，90后，虽然也是农村人，但对野菜方面却鲜有所知，直到加入我家伙食团。

生长于“糠菜半年粮”的年代，我对野菜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实践出真知，充饥解馋之外，我还收获了些许野菜药食同源的知识。食材丰富之后，它们在我家餐桌依旧未曾缺席。受我影响，这位年轻的阿姨而今也能识得几种常见的野菜，只是由于野菜近亲多、模样相似度高，即使黄花苗这种野菜中的王者，年轻人无法区分也属正常。

采摘野菜贯穿我整个童年，记忆深处，鲜活着多帧画面……

一位老太太提着一个挎篮，身后跟着一个身材瘦小、行走尚不太利索，怀里却抱着一只点籽篓的小不点儿，一面山坡一面山坡地寻找……老小之间并无血缘关系，只是因姓氏相同，小不点儿唤老太太姑婆。这小不点儿自然是我。

姑婆不光教我识别野菜，而且给我讲关于野菜的故事，给我吟唱野菜的儿歌，这些愉悦了我的整个童年。采摘过程中，她会指着一株黄花苗，满脸戏谑地唱出：黄花苗，苦丹根，我是舅舅的亲外甥。我从舅舅门前过，舅舅喊我堂屋坐。舅舅说：“杀公鸡。”舅娘说：“杀母鸡。”舅舅说：“公鸡母鸡都不杀，简直留他歇。”舅娘说：“床铺短，被褥窄，又是跳蚤又是虱，娃子尿床沤不热，简直不消留得……”

这种近乎儿歌的说唱，当时只觉得便于上口，易记易诵，而今看来，还真是颇具诗意。

野菜随时有，姑婆的儿歌也会因所遇品种不同而变化，说唱最多的好像要数地米菜（荠菜）：地米菜包扁食（饺子），搁点儿油盐很好吃。“妈，妈，这咋儿吃？”“这个娃子好老实，一口一口咬着吃。”

情景剧之外，当然还有叙事诗：地米菜，开白花，看的女儿给陆家，陆家一天三顿懒豆渣，吃得心里糙不过，抓把米，熬汤喝，两个小姑子看见了，连忙说给婆子听。婆子打，公公骂，两个小姑子扯头发。收拾包包回娘家，嘴又渴，路又远，怪那媒人瞎了眼。

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，野菜不仅饱了我的肠胃，壮了我的躯体，也给了我畅享自然的能力。每逢饥饿时，我会从树上采下刺嫩芽、香椿，会从沟里捞出水芹菜、鸭脚片，会从藤蔓上摘下葛花、神仙叶，会从土里刨出天花粉、何首乌……我知道创口要用刀口叶，知道上火可吃黄花苗，知道便秘可服牛大黄……小病小灾之于我，只需走进野地转上一圈儿，大多都能立竿见影，“菜”到病除。

如今城市的冬天，空调、暖气日日做伴，人们感觉不到严冬的肃杀，极少看到大雪覆盖的景象，自然少了冬日的情致。

小时候，故乡的冬天是寒冷的，又是忙碌的，是严酷的，又是静美的。阵阵寒风过后，气温骤降，寒气弥漫，漫山遍野花木凋谢，落叶缤纷，万物卸下彩妆。黄褐色的大地、昏黄的天色、慵懒的阳光和那呼啸的北风、纷飞的大雪，构成了一道淳朴优美的山村冬景。

大雪封山之时，故乡的房屋、树木、道路、田野，白茫茫一片。大地凝冻，滴水成冰，气温降至零下十摄氏度左右。整个村庄被严寒包围。山上的草木、地里的庄稼，穿上一层雪衣，银装素裹；水缸结冰，案板架上的碗、筷篓里的筷子结冰；外面晾着的衣服冻成冰雕；房檐上吊着的冰凌有几尺长，晶莹剔透，像一排排倒竖的寒光闪闪的匕首，显露出冬天的威严。

迎着漫天飞舞的大雪，人们头戴草帽，身披蓑衣，手握铁铲、扫帚，“呼啦呼啦”地铲雪清路。门前、院落里，慢慢地堆起高高的积雪，孩子们欢天喜地在雪堆上打闹戏耍，好不热闹。人们扫出的一条条弯弯曲曲的雪路，像枝蔓一样越过雪地，延伸到家家户户。

雪夜，寒气逼人。我们小孩子蜷缩在被窝里呼呼睡觉。早晨醒来，抬起头，透过木窗看雪景。屋外寒风呼啸，雪花飞扬，房顶瓦片上堆起一两尺厚的雪，似厚厚的棉被白净柔和。故乡缺水，大人们用铲子和盆子，把外面干净的积雪铲回家，放在铁锅里化水做饭，又将我们的棉袄、棉裤在火塘上烤热，我们才瑟缩着穿衣起床。母亲怕我们上学受冻，叮嘱我们戴上耳帽、提着火炉去上学。即便全副武装，手指、耳朵、脚后跟也常常被冻得红肿痒疼，结痂生疮。

雪住天晴，阳光四射，山野空旷明亮。路面积雪刚刚融化，父老乡亲们就开始行动了。挑水、砍柴是家乡人年前必做的活路。谁家门前柴垛大、家里水缸储水多，说明这家人勤快，会被邻里羡慕。在弯弯的山道上，四邻八乡外出挑水的队伍犹如一条长龙，来往穿梭。一担水百把斤重，上坡下坡走上几里山路，肩膀磨疼，棉衣汗湿，凉风一吹，冷飕飕的，从嘴里呼出的热气瞬间在眼前飘忽升腾，此时顿觉长路艰辛，生活不易。去外乡砍山柴，老乡五更就起床，肩扛杆担，腰间别把镰刀，系上绳索，兜里带着干粮，黑灯瞎火爬坡过沟，翻山越岭，往二十多里外的高山上攀行……经过一冬的劳累，砍回的一担担柴一摞摞地堆放在院落或房屋头上，显得充实而富有。年前不为柴水发愁，农人自然惬意悠哉。

故乡的冬天是静谧的，又是热闹欢快的。进入腊月之后，村里的乡亲们就开始为过年忙碌。扎龙凤彩灯的，玩狮子旱船的，吹喇叭、敲锣鼓的，唱样板戏、玩皮影的，看热闹的大人孩子来来往往，欢天喜地；打酱油、灌烧酒、推磨磨面、纺线织布、浆衣裳、弹棉花，忙碌非常；挑红薯干到远乡换细米白面的，去集镇买萝卜、莲藕、大葱、粉条的，山路上来往的人群络绎不绝；小货郎摇着拨浪鼓，背着百宝箱，走街串巷吆喝着：卖针线首饰、木梳篦子，收破铜烂铁，补鞋修锁……所到之处，敲锣、打梆子带吆喝，热闹得很，引得大人小孩驻足看稀奇；老爷子戴着抽抽帽，穿着臃肿的棉衣，嘴里叨着旱烟袋，袖着双手，悠闲地站在避风向阳的墙

角、山坡下，给围在身边的小孩子说古今儿，拍“瞎话儿”，悠悠地朗诵《九九歌谣》：“一九二九不算九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五九六九向阳生，七九八九看杨柳，九九八十一，穷人靠墙根，身上倒不冷，肚里有点饥……”

那时候，故乡的村庄人烟稠密，地瘦民贫。辛辛苦苦劳动一年，每人从队里分得几十斤麦子、几升杂粮和一小壶芝麻油。一家人把红薯、苞谷当主粮，来了客人，大人才舍得用白面擀面条、烙馍馍，小孩子顺便吃个“搭嘴儿”。不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家，过年前就把细粮吃得精光，上季接不住下季，像叫花子一样拿着葫芦瓢到处借粮。对那些勤劳持家的人来说，日子精打细算，生活还算过得去。虽说细粮少，可满窖的红薯，满楼的红薯干，满缸的红薯叶酸菜，足可以吃到来年的初夏。

母亲见我们兄妹天天吃红薯直摇头，就用红薯、红薯干换些细米白面，或用红薯磨淀粉，漏粉条，隔三岔五摊红薯粉子面煎饼，煮锅白菜粉条汤，再用筷子蘸几滴香油放进锅里，味道鲜美。最难忘农历“十月一”晚上用芝麻油炸油条，松软的油条在沸腾的油锅里打转转儿，油烟飘出，村里老远就能闻到扑鼻的香味。或许是那时候的食材好，无污染，抑或是常年红薯老酸菜吃腻了，家里炸回油条跟像过年一样巴望，吃得人满嘴油汪汪的。入冬时节，一家人就开始酿酒。利用当地的食材，自酿柿子酒、高粱酒、拐枣酒、小米酒、红薯酒，品种多样，纯天然无污染，味道醇香可口。

大雪封山的日子，乡亲们过着悠闲的慢生活。人们一晃一天半天的，谁也不在乎，谁也不催促，有的是时间，有的是闲心。这是农人冬日里该有的享乐。

三三两两走家串户，围着人家堂屋中间那堆冒着青烟的木疙瘩柴火，叙话聊天，喝茶抽烟，悠闲坦然。山里人实在，厚道，热情，到了中午，主人家便留住乡亲在家里喝杯小酒，吃顿便饭，其乐融融。酒足饭饱，大人和小孩一起到场地里堆雪人、打雪仗、做游戏；或找来木棍、木板、锯子、斧头，给孩子们做红缨枪、盒子枪、大刀等玩具，然后绑上一绺儿红缨子，显得气派美观。小孩们拿着“武器”打“鬼子”……稻场上，檐沟里，柴垛边，一阵阵打闹声、喊杀声、欢呼声此起彼伏，震动山野。雪地里留下了一串串脚印……静美的日子，女人们闲不住，面前放个针线篮子，手指上戴个顶针儿，开始忙着缝衣服、纳鞋垫，给小孩做棉衣棉袜、绣花鞋……她们执着而忙碌的幸福感溢满脸庞，用针线细心缝补着平实的日子，指缝间划过岁月沧桑……

一晃，四十多年过去了。故乡的冬天，我经受了寒冷，收获了思念。当雾霾笼罩时，我向往故乡明净的天空、清新的空气；当冬天雨雪减少、气候变暖，人们焦躁不安无所适从时，我想起故乡冬天的艰辛与快乐，心中徒生一种期许与感悟，天蓝山青水净才能幸福，才能长远。

瑞雪兆丰年。“雪盖三层被，馍馍枕头睡”。当冬天到来之时，我期盼下场大雪，像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那样的大雪，像“雪盖三层被”那样的大雪，像家乡人形容的下“老雪窖”那样的大雪，沉浸在“梅花欢喜漫天雪”的意境里，这样的冬天该有多么美好啊。